

陈天问 著

滄海 神龍

上 册



三秦出版社

陈天问 著

沧海神龙

[上]

三秦出版社

目 录

第一回	巨港归帆雄风初露	普陀拜佛山雨欲来	(1)
第二回	西寇东倭沓来圣地	新交旧识齐会渔村	(21)
第三回	拦海夺舟又逢怪事	上山赴宴各显神通	(41)
第四回	双屿港边风云叱咤	洛伽山下春梦惺忪	(60)
第五回	怒逐淫僧云栖警顽	错看佳婿天目配婚	(81)
第六回	患难夫妻移花接木	异姓姊妹同死共生	(106)
第七回	昱岭关前英雄仗义	徽州道上鹰犬丧家	(125)
第八回	岩寺联姻珠还合浦	榕城赴试名落孙山	(144)
第九回	侠女惩奸满城风雨	渔民为盗遍地哀鸿	(163)
第一〇回	南澳认亲悲欢交集	东山夜话义愤填膺	(180)
第十一回	弟子害师石城暗箭	姣娘诱敌山庙张罗	(196)
第十二回	梅岭卖身奸徒丧胆	夷船救难贼寇断肠	(211)
第十三回	报国无门葬身故土	救姑有责潜迹侨邦	(230)
第十四回	巾幗运筹佛夷受挫	叛徒狡狴母女遭殃	(248)
第十五回	游子归来扬帆寻母	故人相见比武招亲	(261)
第十六回	荒岛订盟同仇御敌	王宫献虏大义喻兄	(281)
第十七回	花屿兰舟佳人善谑	蜃楼幻柱怪叟怒号	(299)
第十八回	同室操戈凄凉家史	迷宫惊变啼笑姻缘	(313)
第十九回	涨海风涛天灾人祸	大臣肆虐民怨众离	(333)
第二〇回	抚署灯前突来刺客	福州城里双宿鸳鸯	(351)

第二一回	郡马逐狼疆臣服毒	年兄救友公主失踪	(371)
第二二回	公子深情登山涉水	军门暧昧覆雨翻云	(391)
第二三回	破敌舟山怒航三岛	释仇烟港喜会九州	(413)
第二四回	西海重圆妒生彼美	东瀛聚义舌战群英	(434)
第二五回	异国宿娼僧孀宜室	抚衙闹鬼父子世家	(454)
第二六回	同拜师帅赚来战舰	复诛巡检没收赃银	(474)
第二七回	卖友求荣秃颅授首	欺君祭海猾吏惊心	(493)
第二八回	闹宴传书订盟城下	劫官杀妾戏贼江洲	(517)
第二九回	佛岛进香胡枫愚孝	法场斩子宗宪狠心	(536)
第三〇回	公主省亲春闺惊梦	疆臣贿盗夜宴丧魂	(560)
第三一回	奉旨面君先俘人质	赴京历险夜访相爷	(582)
第三二回	皇帝受俘频传灾异	仙人被虏秘授灵丹	(608)
第三三回	罔上冒功神龙复活	通夷受骗黔驴技穷	(632)
第三四回	朝野震惊诏开海市	恩仇纠葛浪迹天涯	(658)

第一回 巨港归帆雄风初露

普陀拜佛山雨欲来

“请师傅领个头，为海商帮树立声威！”

在东海之滨，佛教四大名山之一的普陀山灵鹫峰南麓，宝陀观音禅寺前面的短姑道头，突然爆发出数百人此起彼落的喊声，响彻海空。

喊声过后，只见在人群之中，走出一个年约五十开外的汉子，身材粗壮结实，紫红脸儿，略带短方，两道浓眉，压在一双深陷的眼上，几络虬髯，长满一张阔嘴周围。身穿一件深蓝海青，腰束一条玄色阔带，里面衬着箭衣箭裤，脚登软底快靴。一眼看去，就是个赳赳武夫的模样。

他操着岭南口音，对立在身旁的一个年轻小伙子道：“龙儿！取过我的弓来！”那青年应声递过一张硬弓，一支羽箭。老汉左手执弓，挺直臂膊，左手钩住弓弦，试了一下，“哄”的一声，宛如古寺铜钟，可见，此弓非有三五百斤膂力，休想拉得动它。那老汉挽弓搭箭，对准停在海面上的一排漂洋大船第一艘主桅射去，“噙”的一声，箭簇正中顶端，入木三分，于是人群中又迸发一阵叫好的欢呼声。

原来离开短姑道头南面两百步左右的海上，从东到西，一字儿停泊着十六艘三桅大船，每条船上的主桅，都挂着一面大红旗帜，上面一式用黄线绣成船主的姓名，刚才那老汉射中的船支，上面正是绣着林铁汉三个大字。那条船排在第一

艘，顺次分作粤、闽、浙三帮，每帮五艘。不言而喻，林铁汉当然是群龙之首了。那时海上虽无大浪，可是轻浪拍击着船身，未免有些晃荡，要命中自己船上主桅的顶端，确非易事。

此时，正是春暖花开季节，四方八方的善男信女，渡海前来朝山进香的甚众，再加上来此停靠的各岛渔民，以及普陀的居民、和尚、尼姑，还有前来赶节卖艺的男女，真是人山人海，拥挤不堪。也都跟着叫好，把个短姑道头，闹得天翻地覆。

林铁汉射过以后，对众徒弟拱手言道：“老汉上岁数了，力不从心，偶尔命中，亦足侥幸。诸位正在壮年、青年，应该后来居上，请即各显身手！”言毕，缓步回到寺前的一棵大樟树下，那里摆有几椅茶具，便坐下喝茶。等了半天，众徒弟无人出手，他又立起来道：“自己兄弟，不必客气，我看还是按照船支排列的次序，从东到西，挨次发箭便了。”

于是林丕显第一个走了出来。他的年龄，与林铁汉相仿。自称年轻时就泛海到巨港（在今南洋苏门答腊）去经商，做了师傅的开山门徒弟。他卷起衣袖，接过了弓箭，运足内劲，举手就射，“秃”的一声，正中第二条船的主桅中段。这当然比射中顶端容易一些，却也不算简单。众人又爆发出一阵喝彩的声音。他拱手言道：“惭愧惭愧！”也到树下陪着师傅喝茶去了。

比赛结果，只有粤帮的林毓隆，浙帮的汪胡枫，射中主桅顶端，大家赞道：“林毓隆不愧是师傅的爱徒，汪胡枫不愧是师傅的关山门徒弟，又是雀屏中选的东床佳婿！”叶百川当即喊林玉燕道：“师妹！你也来一箭，与胡枫比个高低，免得成亲之后，叫他摆出做丈夫的架子！”徐学全接着道：“对！你应该给我们两个大媒挣个面子。”众兄弟听了，也都叫好。

林玉燕涨红着脸，朝父亲看了一眼，林铁汉点了点头。

他便落落大方的走了出来，取过父亲的弓箭，举手就射，一箭出去正好与汪胡枫射在主桅顶端的那支，并排地插在一起，好象紫燕双栖、鸳鸯并头一般。这一下引起大家不断的鼓掌和喝彩。

汪胡枫又名王植，今年二十五岁，比林玉燕大三岁，两人都生得五官秀丽，身材适中，一个潇洒儒雅，一个窈窕静娴，都不象武行中人，然而真实本领，却是出类拔萃。林铁汉夫妇，对他俩的婚姻，早就心许，后经叶百川和徐学全二人为媒，结成秦晋，这次是从巨港到安徽成亲去的。

林丕显忽然提议，要把船队的宗主，让给胡枫师弟去费心。林铁汉道：“不！丕显！还是你驾轻就熟，费心几年再定。”众人纷纷议论，意见不一。独有林毓隆走到刚才管理弓箭的小伙子跟前，拉着他对大家道：“我却另有一个想法，这万里沧海，不比陆地经商，有镖行可以保镖，海上风险，全凭我们自己的本领去对付。这位玉龙小师弟，虽则今年二十岁，还比我小上一岁，可是他家学渊博，人又聪明，不单十八般武艺，件件皆精，水上功夫，也已炉火纯青，今天不妨请他一显身手，说不定他就是我们的统帅呢！师傅！你看如何？”

林铁汉朝他们看了一眼，只是默不作声，好象在想什么心事似的，因此众弟子也就不敢议论，鸦雀无声。看热闹的当然更不用说了。

人群中独有一人，对这件事十分关心。她是一位绝色佳人，穿着一身绿色衣裙，扎个绿纱包头，象支翠绿金孔雀，不知何时从天外飞来，藏在那枝叶茂密的大樟树顶。她一直不声不响，看着他们比箭，因此下面乱哄哄的人们，根本没有理会到她。此时，她听到林毓隆推举那位名叫玉龙的青

年，不觉一怔，哦！原来外公指的就是他！更使她吃惊的是，玉龙和毓隆二人，蓦地相见，面貌长得比李生兄弟还像，仔细端详，才发觉林玉龙的气质比林毓隆高出一筹。只见他生得面如冠玉，发似堆云，眉清目秀，鼻如悬胆，口如樱桃，身材苗条俊秀。看他身穿月白圆领长袍，头戴宝蓝点金小巾，腰束墨绿缀玉阔带，脚登银红粉底快靴，挂着一柄防身宝剑，倜傥潇洒，完全是一位翩翩佳公子的打扮。她想：如果把自己那套衣裙给他穿上，梳个头髻，戴些钗珥，莫说自己比不上他，就是古美人西施，恐怕也不过如此！他的美貌英俊，确实让人神魂颠倒，可是她却不信，这样一位文质彬彬的少年，竟会有如此高强的本领，倒要看个明白，证实外公为什么要陪着我像萧何月下追韩信那样，不远万里的来追赶他……

那位女郎还没想完，林铁汉站了起来言道：“我不愿玉龙继承我的事业，想给他另谋前程，因此不想叫他在武艺方面多露头角，现在既然大家要他献个丑，请教请教还是可以，至于统帅二字，再也不必谈罗！”

林玉龙听了父亲的吩咐，便在自己的布囊里，取出一张铁胎角弓，两壶羽箭，都很巧小，好象孩子们玩儿用的一般。但见他从容不迫，挽弓搭箭，向海上的船队，从东到西，挨次射去，飕飕接二连三射了十六次，支支命中每条船上的主桅顶端。其中，他父亲与林毓隆旗号的主桅顶端，各有一支羽箭，他姐夫汪朔枫旗号的主桅顶端，已经并排着两支羽箭，似乎没有插足之地，可是他准确地射中在他们的箭杆上面一寸光景，恰到好处。射毕，引得师兄们和观众个个惊咋舌，欢声雷动，经久不息。

藏在樟树枝叶丛中的那个女郎，也几乎脱口而出的喊了

起来。然而神弓手、英雄汉、美男子这几个字，却在她的我心中打架，搅得她不知所措。

短姑道头，正在人潮汹涌、抄嚷不休之时，海上忽然来了一艘官船，十七八名乡勇，引着两名衙役，一名小吏，跳上岸来。挤到观音禅寺山门前面，在照壁上张贴浙江巡抚衙门的告示。乡勇们拦住百姓靠近，两名衙役打起铜锣，叫大家不许扰嚷，静听宣读告示。那位小吏站上旗杆石磴，高声朗读：“浙江省巡抚衙门布告：奉嘉靖皇上旨谕，为了防止倭寇沿海劫掠，重申祖宗法制，不许百姓私造尖底三桅大船，与诸海外番互市。违者，主犯问斩，从犯戍边，财产没收，家属入官为奴。希各周知，切切遵行。”

读毕，百姓们扰嚷起来，尤其是林家船队里的数百名头儿脑儿，更是议论纷纷。林玉龙也觉得有些气愤，走过去问那小吏道：“与番贸易，历朝未禁，相处甚安，也未闻有什么倭寇前来骚扰。为何大明立了禁海法制，反而闭门揖盗呢？”

小吏听了怒道：“你何人？竟敢责问官府，妄议朝政。海上停泊的十几艘三桅大船，是不是你们的？”

林玉龙：“是又怎样？”

小吏益怒，呵斥道：“哦！看你小小年纪，却是个通番无赖。来人哪！与我将他绑去见官，把海上的大船也都查封了！”

十七八名乡勇，真的拿出绳索，一拥而上。林玉龙恼怒那些人不讲道理，也就运足内功，一个转身，十七八个乡勇，只觉得一股劲风袭来，个个立脚不住，一个仰天翻，跌倒在地。

隐蔽在大樟树上的绿衣女郎，也纵身来到照壁前面，把

那张告示揭下，撕得粉碎。小吏、衙役、乡勇一见气极，骂道：“你这妖精也来捣乱，真是反了！”女郎笑道：“被你们说对了，我正是要造大明皇帝的反！”此言一出，连那小吏都吓了一跳，立刻指挥乡勇速速拿下，送往京师当钦犯问罪。众乡勇围了上去，谁知她比林玉龙更加厉害，只是一招手，十七八名乡勇，当即呆立不动。有的双手拿着绳索，有的一手正在高举，有的一脚刚要提起，有的正在张口谩骂，有的正是怒目相向，奇形怪状，煞是好看。惊得小吏和衙役瘫痪在地，围观的老百姓也个个瞠目结舌。林玉龙是行家，却看得真切，那女郎用的是闪电内功点穴法。她招手时有一束微弱的光芒，向每个人的耳缘投射过去，因为人的耳朵，如胞胎雏形，故周围与全身大小穴道相应。外公胡寿松的师父擅此术，可惜我母识字不多，由此失传。自己虽曾阅秘籍，然深奥难懂，只是一知半解。此女郎不知师承何人？实为惊讶！

那时，只听到短姑道头东南角上的南天门头、石梁之上立着的那个绿衣女郎和四名侍女，姣滴滴地高声喊道：“你们快来绑啊！”说完，格格大笑，一个掠影，湮没到龙湾山后去了。

她们来到灵鹫峰后，早有一个须眉皆白、八十余岁的老人等在那里。那女郎急忙上前行个大礼，四名侍女也跟着跪下。老人先伸手扶她起来，又向四名侍女挥手，侍女们连忙起身退下。

老人和颜悦色地对她问道：“兰，你对那个连中十六箭的小伙子觉得如何？”

那个被唤为兰的女郎，立刻脸红耳赤，低下头去。

老人笑道：“我为你选婿的事，留心十多年，物色许多人，今天总算逢上那个小伙子，武艺勉强够格，不知内才如何？还要长期观察。你既然喜欢他，就暂时定下来，但是你要时刻牢记，选婿是为了帮助我们给祖宗报仇。”

兰没有响，只是朝着老人望了一眼。

老人接着言道：“听说远在宋元时期，海客渐多，结帮争雄，后来就出现海客帮中的掌门人，统率群雄。他们从天方（指阿剌伯远及意大利等地），取来一方碧波神龙美玉，作为掌门人的标志。谁有本领拿到手谁就是群龙之首。代代相传，到了明初，不知如何落入他家，他家就一直成为海客帮的掌门人。那小伙子不久定可继承父业，只要抓住他一个人，就可以抓住所有的武林海客，为我们所用。你要想尽一切办法，把他像驯服狂犬那样俘获，并且要把那块美玉也取到手，以巩固我们在海客群中的地位。你明白吗？”

兰迟疑片刻，答道：“可是人各有志，不能相强，倘若他不肯……”

老人没等她说完，满面怒容道：“如果那小伙子不识好歹，不肯驯服，那你就亲手把他杀掉。”

兰听了此言，两道目光，向那老人脸部射去，又急忙缩回，惊得脸色苍白，嘴唇颤动，说不出话来，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

于是老人昂首磔磔大笑，声震山林。

在此同时，灵鹫峰后的小树丛中，躲着三个人在窃听他们的谈话。听完，就偷偷地爬上灵鹫峰去，到得峰前，停了下来。其中一个小伙子，头戴摺巾，身穿锦袍，腰束玉带，里面却露出战服和剑鞘，分明是个小将军的模样。他哼一声

道：“那老头子为了替祖宗报仇，妄想笼络英雄豪杰、为他利用，还不惜把自己的外孙女儿，当作香饵，真是卑鄙！”说着，顿了一下，对他身旁的两个勇士言道：“给你们一艘三桅大船，冒充海商，混进他们的船队，去监视、捣乱和破坏他们的好事，如果小姐真的与那个林家小伙子勾搭上，你们就相机行事，暗施毒箭，先把那个小伙子结果了再说。但是，千万当心，不能在老头子和小姐跟前漏了相。”两个勇士抱拳说声“遵命！”三个人立刻分手。停了一会，只见普陀山西海岛丛，钻出一艘不明国籍又似战舰模样的大船，向西南方向航去。

另外，有两路人马，一路躲在短姑道头西山咀转角的一条船上，有个年约四十不到的胖汉，左右围着十来个凶神恶煞般的暴徒。那胖汉对他们喊喊私语，后来，他声色俱厉的言道：“抢美女固然是为丞相公子选美，更重要的是把林玉燕抢到手，才能使林家为丞相与公子所用。可是钓大鱼，要有引饵，今天先抓住那个唱鼓词儿的，就是捉小虾钓大鱼的办法，你们懂吗？”众汉子立刻跪下起誓：“不惜肝脑涂地，愿为丞相公子效忠，请中书大人放心！”那胖汉露出奸诈的笑容说：“你们去吧，依计行事。”众人回到自己船上，胖汉坐着官船，立刻离开普陀。

此人便是奸相严嵩和他儿子严世蕃的爪牙中书舍人罗龙文。

还有停泊在普陀西南面湖泥山脚的两条夷船，船上尽是一些赤发碧眼的怪人，也像幽灵似的窥探了半天，见林家众英雄本领非凡，十分惊恐。忽然有两个华人，对着两名夷酋说道：“贵国已经占领满刺加（在马来半岛南端，今称马六

甲) 王国，巨港却掐住满刺加海峡的东南咽喉，定要把它占领过来，才能再霸海上。要占领巨港，就要收卖林铁汉一家。他是我二人的师傅，我们可以为大人效劳。”两名夷酋听了，点了点头。

不说暗地里三路人马，都想吃林家船队这块肥肉。再说短姑道头，十七八名乡勇，被一个女子捉弄得如此模样，人群中有的惊讶，有的称快，扰攘不休。此时，海上又吹号打锣，来了三艘挂着黄龙旗帜的官船，到普陀寺前停了下来。两艘护卫舰上的数十名官兵，立刻跳上海岸，吆喝众人回避。正站在那里看热闹的和尚，马上排得整整齐齐，立在一旁，合十恭迎。其中两名和尚，飞快奔进山门。

接着一名军官和两名绅士模样的人，走上岸来，汪胡枫一见，那个军官，原是舟山卫所的张把总。两名绅士，年纪较轻的叫柴崇美，慈溪观海卫人氏，苏杭方面，人人皆知的柴人官人；另一位是杭州官港口五湖四海楼的逆旅主人，姓祝字剑鸣，秀才出身，能文能武，上至官僚乡宦，中至文人墨客，下至九流三教，无不乐与交游，在杭州颇有声望。都是汪胡枫的熟人，他便过去打了招呼，并将自己的岳父林铁汉一家，一一介绍引见。

张把总公干在身，无暇应酬，立刻走到官船前面，命令士兵整好缆绳，搭好跳板，走上船去，向舱内高喊：“有请大人！”只见舱门开处，慢条斯理走出三位官员，一式穿戴乌纱红袍，走上岸来。他们瞥见小吏、衙役、乡勇，如此狼狽模样，不知出了何事，便叫小吏前来问话。那小吏哭丧着脸，把刚才出的乱子一一禀告。其中一位年长的官员道：

“知道了，待我回到杭州，与巡抚大人讲明就是。”小吏又

道：“十七八名乡勇，中了妖精邪魔，不能动弹，怎么办呢？”几位官员看了，也十分惊奇，问张把总道：“你们武行中有无解救之法？”张把总去请教汪胡枫，汪胡枫指着林玉龙道：“或许我的妻弟略知一二，可以请他试试。”张把总向官员请过示，陪着小吏去请林玉龙解救。林玉龙却默不作声。

此时，立在船头上的丫环们，当作奇闻怪事，立刻进舱陪着两位夫人，一位小姐，走上岸来观看。那位小姐，一见林玉龙，顿时六神无主，目不转睛的朝他偷看，什么奇闻怪事，一概莫不关心，直等到林玉龙向那小吏开口时，才把她的迷梦惊醒。

只听得林玉龙道：“我是个小小的通番无赖，又不是能降妖祛魔的道士，怎知道刚才那女妖精，用的什么邪法。我看只有请寺里的师父们，把他们扛进寺去，塑成十八尊肉身罗汉，享受万年香火，倒是功德无量。”

那个小吏跪在地上，像捣蒜似地叩头恳求道：“多怪小的有眼不识泰山，刚才顶撞了公子，请你多多包涵，想法解救。”汪胡枫也凑到林玉龙耳旁咕噜几句，林玉龙道：“好吧！让我试试再说，倘若不灵，我也难管。”他先走到一个乡勇前面，一手打他嘴巴，只见那乡勇的左耳朵震撼一下，右耳动也不动，他心中有数，又狠狠打他一记左耳光，右耳与全身顿时活动起来，这叫阴阳倒转，离坎易位。这样解救了十八名乡勇。小吏向他谢了又谢，领着大家，跳上船只，灰溜溜地去了。

林玉龙露了这手本领，把在场的官员、夫人、小姐，以及丫环、士兵，也都看呆了。

当由张把总，将铁汉一家，向官员引见。才知道年长的

是浙江巡按御史陈大人，其次是南京工部侍郎张大人，还有一个是宁波府通判唐大人。林铁汉领着一家，向他们叩了头。陈御史当即邀请他们同进寺里去叙叙，林铁汉再三辞谢不得，只好跟着他们进去。

来到禅房，大家坐定，林玉燕看见两位夫人和一位小姐，连忙拉着弟弟过去行礼。张把总也给他们介绍了，一老一少的是陈御史的夫人和千金，还有一位是张侍郎的夫人。陈老夫人道：“我们前来朝山进香，不料却与你家幸会，也是有缘份吧！”林玉燕连忙在香篮里，取出金银珠宝首饰献上，又把零碎银子，赏给丫环随从。两位夫人喜道：“怎好叫你们破费！”林铁汉回道：“小民未知大人召喚，来得匆忙，仓足贽敬，聊表寸心！”

陈御史当即问他们这次从西洋（现在的南洋当时称为西洋）回来，路过哪些番邦？风俗人情如何？林铁汉与汪胡枫分别一一回答。

陈老夫人和张老夫人，对林玉燕与林玉龙姐弟二人，特别喜爱，因为他们不单长得漂亮，并且落落大方，毫无小家子气。叫他们过去，端详了一会，问道：“家中尚有何人？”林玉燕回答尚有母亲和妹妹。又问：“她们为何不来？”林铁汉指着汪胡枫代答道：“这次是送她前来与我的女婿成亲。”陈老夫人道：“哦！原来如此，恭喜！恭喜！”她不自觉地朝着自己的女儿陈明珠和林玉龙看了一眼道：“如此英俊的小官人，我出世以来，还是第一次看到过呢！不知你多大岁数？可曾攀亲？”

这两句话，问得林玉龙低头答道：“年方弱冠，功名未就，如何谈得上这等事来！”

陈御史点头道：“大丈夫是应该有这点雄心壮志。”

陈老夫人接着道：“可不是嘛！倒和我家明珠的的想法一样。我说：可惜你是个姑娘，不能去考状元，只盼望嫁个如意郎君，那就终生有靠了。”说完，又朝林玉龙看了一眼。原来陈明珠是陈御史的独生女儿，长得倒还秀丽，可惜白嫩的鹅蛋脸上，偏偏洒上几点像明珠般的白麻子。可是亦文亦武，十分高傲，因此虚度十九，尚是待字闺中。她听到母亲话中有话，又羞又喜，不自觉地向林玉龙又偷看一眼。

张老夫人揶揄道：“可惜我没有女儿，否则我也会抢他做东床佳婿呢！”说得大家哈哈大笑，窘得林玉龙更是面红耳赤。张老夫人又笑道：“你们看林公子如此羞涩，比小娘儿们都老实可爱！”逗得大家更是发笑。

林玉燕马上过去转环道：“两位老夫人，莫看我弟弟长得像个姑娘，他的武艺，却是个英雄豪杰。”便把刚才比箭的经过讲了。

陈御史道：“哦！看不出他还有这一手，可否当场一试，给大家开开眼界。”张把总立刻取过弓箭交给玉龙。林玉龙取过一试，箭还没有搭上，弓却拉断了。便道：“这张弓太弱，我去把自己的角弓拿来。”他出寺取来铁胎角弓，问陈御史道：“请大人指示，箭的射在何处？”陈御史随手向窗外一指道：“就射那后院的塔尖好了。”玉龙道：“塔尖大，射中也不希罕，不如把塔角上的风铃射它下来！”林铁汉忙阻止道：“玉龙！不许胡言。”陈御史道：“林老先生你也太小心了，又不是考试，中不中有甚要紧。小伙子！我们到室外去射吧！”

林玉龙说声遵命，众人随着他走出禅房，来到院子里

面，林玉龙不慌不忙，挽弓搭箭对准露出大殿屋脊后面的宝塔射去，只听得“铛”的一声，箭镞正中风铃，大家拍手叫好，忽又听得那个风铃，得郎郎的掉下塔去，更引得大家欢呼雀跃，连得铁汉他们，也觉得惊奇。

众人回进禅房，禅房屋上，跟着来了两个身穿短靠、戴着面具的勇士，像两只野猫，伏着偷听。

陈老夫人更是乐得眉开眼笑，一把将林玉龙拉过来，搂在怀里，叫丫环们拿来几色点心犒赏。陈明珠小姐又从佩带上解下香囊，偷偷塞给母亲，陈老夫人会意，马上转赐给玉龙，弄得他进退两难。林玉燕见机，连忙接了过来，说声多谢老夫人和小姐的恩典，拉着弟弟仍归原座。

独有陈御史不声不响，不知他在想些什么？林玉龙惴惴不安，立起来对父亲言道：“爹爹！众大人有事，我们在此不便，是否可以告退？”

林铁汉：“言之有理。”大家立了起来。陈御史却开口道：“尔等再坐片刻，我还有言相问。”大家只得坐下。陈御史对林玉龙道：“你这小伙子可惜生在蛮貊之邦，英雄无用武之地，不知你可曾读过我国的四书五经？”

林玉龙听了颇为反感，回道：“我国人往往把自己诩为上国，把别国喻作蛮貊，实是夜郎自大的偏见。我家所居之地，山川城廓，物产人情，实与我国无异，只不过语言习尚不同罢了。如陶渊明生于今世，到那里去看看，就不必再写桃花源记了。”

陈御史听了心中不乐，便道：“哦！我倒想考考你的文墨，与你对课消遣如何？”

林玉龙：“老大人既有雅兴，晚辈自当献丑奉陪。”